



新聞公報

香港政府新聞處印發·皇后大道中·拱北行·電話：五一二三三二九一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二日

星期日

英外相記者會聲明
與
答問全部譯文抄本

以下為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賀維爵士今（星期日）晨舉行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及答問全文：

來港訪問，心情總是愉快的。大家都知道，我是陪伴女皇官式訪問中國而途經香港的。因此，雖然時間短促，我還是決定趁此機會訪問香港，與大家見面。英國與香港之間必須繼續接觸和商議。

上月，我和其他的英國部長曾與港督及行政局議員進行過有用的討論。我在這次訪港時曾經跟他們繼續這些討論，我亦曾會晤立法局議員和港府高層人員。

透過這些接觸討論，我再次了解到香港市民的驚人活力和彈性。在我而言，我已一再保證英國會繼續履行承諾，致力確保香港與全港市民的福祉。

時至今日，這項承諾仍然是英國對香港政策的中心。

在回答各位的問題之前，請容我作出以下四點：

第一點，在這裡的會談中，一般都認為實行聯合聲明的工作進展良好。在聯合聯絡小組方面，很明顯的是各有關方面都在努力和誠懇地工作。近數月來在香港參與關貿總協定、香港市民的旅遊證件，以及香港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航空服務等各方面達成的協議，特別令我感到快慰。而土地委員會，亦有傑出的表現。

第二點，我仔細聽取了香港對基本法草擬工作進展的觀感。草擬工作固然是中國政府的事，但英國亦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令人鼓舞的是，中國政府是徹底和有系統地處理這項非常重要的任務。

第三點，我在這次訪港時舉行的會議中，自然會談到下半年度代議政制的檢討。這個檢討是有實質的，和以往一樣徹底而謹慎地進行，亦會讓香港人有充份機會發表意見。

最後一點，我可以證實英國政府已展開外交活動，務使其他國家接受英國公民（海外）護照。我肯定這護照會獲得接受。

信心和意志是香港前途的關鍵。信心是指對香港保持其生活方式、權利和自由，以及穩定繁榮的信心。意志是指面對和克服每一項挑戰的堅強意志，也就是香港人一向比人強的意志。

下星期女皇訪問中國時，我會有機會與中國領導人在北京會面。我們可以檢討實踐聯合聲明的進展，以及討論主要的國際事務。我能把有關香港所關注的事項和期望的第一手資料帶到北京，是特別有價值的。

以下是答問：

問：有鑑於殖民地政府明顯漠視公眾對大亞灣核電廠問題的意見，並顯然不願意在即將來臨的憲制改革中擔當積極或領導地位的角色，你認為香港政府如何能挽回經已受損的信譽及重獲香港市民的信心？

答：我想這問題已作出三個假定，而每個都是不能接受的。我想重要的是向大家清楚說明，香港政府將繼續充份考慮香港市民的意見。這一點在上月香港政府代表和首相及其他英國官員會談後所發表的聲明中，已獲得重申和確認。英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將會一同繼續充份考慮香港市民的意見，不僅在為檢討作出結論上，在於其他事務亦然。

問：中國政府是否曾透過多方途徑向英國政府表達中國並不希望香港在一九八八年推行直接選舉？

答：你們均知道，我或其他任何人均不能對別人在報章上發表的意見置評。一如我在聲明中所說，將於明年完成的政制檢討現時正在全面和誠懇地進行中，並會充份考慮香港人的意見，在檢討結束時，將是我們對它作出決定的時候。

問：我們如何能獲得保證，你們就政制檢討綠皮書所收集的市民意見是真實的？

答：因有關方面在審核市民的意見時將會考慮到以所有方式表達的意見，包括立法局議員表達的意見，以前的做法是如此，而將來亦會如是，這點是極為重要的。

問：我想問以下的問題。除依賴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外，還有那些方法可確保銜接？第二，行政立法兩局議員曾往英國訪問，討論有關政制檢討的問題。你認為香港人對政制檢討的觀點是怎樣的？第三點是，銜接的問題現正被強調。直至目前為止，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仍未曾履行行政局所擔當的角色進行檢討。

答：我想這裏共有三條問題。最後一條聽似一項聲明，我不能表示意見評論。這是一項事實的聲明，我沒有甚麼說話加以評論。第二條問題是有關我們對香港市民對銜接及代議政制的意見之見解。這又是一條我們不應在此一階段發表意見的問題。大家仍在討論這些問題和其他有關事項，在香港還明顯地有多種不同的意見。徵詢民意的步驟正在進行，務求取得明確的意見。至於有關銜接這個問題，我認為為了解銜接問題究竟涉及甚麼，以及它為何有重要性，是十分重要的。我們所希望達到的，就是載於聯合聲明內的目標，亦即是在一九九七年，權力能順利轉移。故此，我們必須盡一切所能去達致這點，這是十分重要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正是其中一個途徑；在包括香港代表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內現正進行的討論是第二個途徑。除此之外，一些不斷的正式及非正式接觸，包括我本人與中國外交部長之間的接觸，是另一個協助達成這個目標的途徑，正如港督在上週的演辭中提及英國及中國政府將會隨時留意對方關切的事情和意見，以及香港市民的意見，讓我重複他的說話：「這是維持港人信心和確保一九九七年順利過渡的最好方法。」

問：根據你剛就香港的銜接問題所說的話，你如何能確保可達到銜接的目標？你是否說兩個政府之間在銜接問題上有足夠聯絡？

答：我已就此作過答覆，是嗎？我曾重申同一的重點，銜接只是表達為達到一九九七年政府順利過渡所擬定的部分程序的衆多詞彙之一，不少人正循着我所描述的不同途徑工作着，以求確保達到這目標。聯合聯絡小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政府與政府之間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層面上的接觸——所有這些途徑都是重要的。

問：但我的問題是雙方在現階段的聯絡是否足夠？

答：我肯定雙方正在緊密及不斷地作出實質的聯絡。聯絡的途徑，我剛才已有提及。我認為繼續聯絡是重要的。這是人們對我在聲明中說及的協議所留下的印象，這表示這種聯絡證實是有用及重要的。

問：賀維爵士，英國政府的意見及立場是否認為如果公衆支持在一九八八年推行直接選舉，香港便可以舉行直接選舉；同時英國政府是否有準備過，在一九八八年推行直接選舉一事上，民意最終可能與北京的想法不銜接呢？

答：我們需要等待在進行中的諮詢工作的結果，屆時尚會有許多其他的發展，現時各種形式的接觸及諮詢工作已經展開。正如我說過，中英兩國政府隨時留意對方關切的事情和意見，及同時留意港人發表的意見，這是重要的。

問：暫且偏離香港的問題，我希望向閣下提出的問題是，你是否會就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核能政策，徵詢北京領導人的意見，我認為該項政策與鄰近國家的政策，有很大出入？

答：你是說有關……

問：保守黨曾重申英國維持核能的承擔，這態度大大有異於工黨的單方面裁軍政策。

答：是的，我不認為我在北京的商談會特別專注於這一個特別的題目，因為英國政府在國防政策和有關裁減核子阻嚇力量在該政策的重要性的觀點，是衆所周知的。中國政府的立場亦如是。故此，我不認為我們會討論此一特別問題。

問：仍然是有關銜接問題。你剛提及有許多聯絡的途徑，例如聯合聯絡小組及兩國政府的非正式接觸等，但所有這些途徑均不是公開的，我們如何確保我們的意見真正的由英國及香港政府反映出來？

答：你可以得到的最佳保證就是香港和英國政府一直以來密切留意香港市民意見的程度，及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堅定、忠誠及全面地把這些意見表達出來的事實。這是他們的職責，而他們在這方面表現十分好。

問：我想知道英國政府是否已決定了在一九八七年政制檢討公布後，如何去評估民意？

答：那個檢討基本上是一個在香港由政府作出的檢討。在進行時，在任何方面表達的有關意見均會受到考慮。我並不可能預測檢討的結論。

問：剛才賀維爵士說過香港政府會留意香港市民的意见，並會聽取行政及立法兩局的意见；同時較早時行政局議員曾到英國訪問，從他們所說的話，你是否明白香港市民對直接選舉的意见？

答：有關直接選舉是否進行、何時進行、進行程度的程度、及其他多方面的問題，在香港很清楚是有廣泛不同的意見，而這些意見是從不同的角度提出的。假若我試圖就將會進行檢討的問題作出一個結論，那是不當的。

問：我想補充問有關聯絡方面的問題。賀維爵士，你會提及你了解可透過許多途徑去考慮市民的意见，例如行政局。我們所關注的是，由於這些都是閉門會議，我們如何能獲得保證，所反映的意见的確是香港市民的意見，尤其是在香港市民的意见與北京方面的意願不銜接的問題上。

答：評估香港市民的意见，與評估許多問題一樣，不要通過各個不同的聯絡渠道，也必然會通過一部分公開、一部分保密的渠道進行。對於像行政局這樣機構的運作，保密是必需的，但現時的討論是在立法局中進行，並非閉門進行的。新聞界在這方面的討論亦非保密的，並由政府及英國政府將會全面考慮到香港人透過各種渠道發表的意见。除了我們對這過程是十分重視的。不能再說些什麼，但我可保證我們對這過程是十分重視的。

問：你是不是說在明年的政制檢討中，港督、行政局和立法局的權力將予檢討，而你對上述權力的轉變又有何意見？

答：在檢討期間，所有問題都會公開給香港市民考慮和發表意見。對於這個論題正如其他論題一樣，我不能預期結果將是怎樣。強加預期亦屬不智。我來此地，不能是發表香港市民的意见。我訪港的目的，是說我們樂於聽取他們的意见。

問：有關售賣高科技給中國問題，現今的情況如何？除了核子武器外，我們（英國）是否願意出售我們生產的任何武器？我們是否仍然會參照在巴黎的COCOM機構的規定去做？

答：衆所週知。英國和其他的成員都是奉行此機構的安排，知道甚麼可以售賣，甚麼不可以。我們亦致力確保在COCOM的運作過程中，不會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實施並非絕對必要的限制。但COCOM的規定也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問：你會否預期在北京的會談，將觸及本週在雷克雅維克的高峰會議，尤其是因為這個高峰會議影響超級大國對英國導彈的態度，而中國亦關注到任何的核子武器協議，會導致更多中距離導彈運至這個地區？

答：我相信如果我們的會談是在雷克雅維克會議結束時進行的話，我們將考慮到其結果。而很明顯的，對限制武器的前景和達成限制武器協議的可能性等問題，我們都會一如過往般加以討論。在這些討論中，當會提及英國和中國擁有核子武器的重要性問題。我們的立場已多次聲明過，你亦熟識我在一九八三年在聯合國大會發表的演說中常被引用的部分。誠如你所強調，任何有關中距離核子武器限制的協議，必須考慮到亞洲的情況，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情況。

問：據我們所知，中國新式的 J-10 戰鬥機，是根據英國的機械工程設計，包括勞斯萊斯太空引擎。同時，我們亦知道蘇聯的航空科技，亦是根據英國的勞斯萊斯引擎構造。因此，當你與中國官員會談時，你會否強調進一步售賣軍火給中國的問題，諸如中國極需要的先進馬達和引擎。

答：我不曾在記者招待會中討論售賣軍火的問題。

問：英國政府在過渡時期將會擔當什麼角色及責任？

答：英國政府於簽署聯合聲明至一九九七年期間所擔當的角色及責任已列載於聯合聲明內。直至一九九七年為止，我們保留管治香港的全部責任，當然亦在我會談述的各個途徑及接觸事宜上作充份的參與，去商議及為一九九七年移交政權作準備。

問：我們都知道，基本法將於九零年代公布，屆時將規劃了我們的未來發展。英國政府擔任的角色是否會由現在到一九九七年逐漸式微，英國政府屆時最主要的職責為何？

答：從現在至一九九七年，根據聯合聲明所載協議所進行的工作，確實是包括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十分重要聯的工作，在這一點上你說得很對。這些工作也包括聯合聯絡小組直到二零〇零年繼續不斷的工作，以及英國及香港政府直至一九九七年繼續管治香港的責任。我們將在所有這些方面繼續全面參與和盡一切的責任。

問：我想再談直接選舉的問題。你在答覆中說過不準備對報章上的文章作評論。剛才提問者是問及中國政府是不是已清楚向英國政府表明，不希望香港有直接選舉。她問是否已透過任何途徑將這點向英國政府表明。請你回答這個問題？

答：中國政府的立場要留給中國政府說明。我們已絕對清楚地說明英國政府對一九八七年檢討的承擔，倫敦方面已一再重申立場。我們證實對該項檢討作出決定時，會充份考慮到香港人的意見。我們要待檢討有了結果，才可以再進一步處理這件事。但讓我再次談談港督提及對此事的正確看法，這是明確而重要的。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隨時都會留意對方關切的事情和意見，也留意香港人發表的意見。這是將來處理這事情的方式。

問：問題是，中國政府有沒有向英國政府表明，他們不贊成直接選舉？

答：中國政府的意見，不應該由我評論。而作出你問題中暗示的結論，亦不正確。

問：（問題不清楚）

答：我已經講過，任何人作出這條問題中暗示的結論，都是不正確的。我們必須等待檢討的結果，以及屆時根據我剛才闡明的大原則所作出的決定。

問：中國政府可以透過基本法否決直接選舉。那麼即使香港人可能希望舉行直接選舉，英國政府又有沒有機會否決呢？

答：目前有兩項事情正在進行中，其一為進行一九八七年檢討，其二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範疇內的準備工作。後一項當然是稍長遠的，因為基本法要到一九九七年才生效。一如我曾多次說過，在這兩項事情中，中英兩國政府隨時留意對方關切的事情和意見，也留意港人發表的意見，這個做法明顯地是正確和理智的。

問：但你有沒有否決的權力。

答：這不是一個否決權力的問題。基本法的準備工作，是中國政府以聯合聲明為基礎而進行的事。明顯地，我們和香港政府、香港市民及中國政府一樣，要見到基本法的準備工作按著聯合聲明所作的範疇進行。

問：由過去一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所舉行的會議，香港市民獲悉中國政府將有權解釋及修訂基本法，並有權委任行政長官，而行政長官則有權委任主要官員。同時，香港市民亦已知道，雖然終審庭將會設於香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有權重新解釋法庭的判決，及審核由香港立法機關制訂的法則。在這種情況下，你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是否可以享有聯合聲明所應許的高度自治？

答：基本法的詳細條款，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仍在考慮的問題之一。該委員會正致力達成與聯合聲明條款一致的結論，諸如達致聯合聲明所載的高度自治，和該聲明中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庭所享有的地位。我認為從香港、英國及中國政府三者的工作進度來看，我們應有信心聯合聲明的目標可獲達成。大家對這一點都非常重視。

問：對於中國政府似乎在奪回所有我們原先以為他們在聯合聲明中已作出承諾的東西，難道你不表震驚嗎？

答：我並不認為大家都有你的問題所暗示的那種震驚感覺。我認為大家只要看看我曾提及的那些具體的事項，例如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地位，航空服務協議，及其他在聯合聯絡小組中所討論過的問題上所達成的協議，便應對工作進度的情況感到一定程度的鼓舞。我當然明白到焦慮、關切問題，因為現時履行聯合聲明的工作是國際關係上史無前例的。但事實上，兩個有關的政府可以達成一個如聯合聲明般既重要又全面，且具深遠影響的協議；自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簽署以來的這些日子，可以取得如此的成就。以上一切我認為人們應該感到鼓舞，而不是震驚。保持警覺及繼續關注當然是對的，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不要把這種關注局部地誇大了。

問：如果我們從已經完成的工作得到鼓勵，又如果我們對聯合聲明有信心，在一個理想的情形下，你希望見到香港在一九九四或一九九五年時，有多少個在運作中的民主組織呢？

答：不應由我來揣測政制檢討的結果，那將是一九八七年檢討問題的一部分，亦不應由我引伸或推測聯合聲明的內容。聯合聲明規定了將會有選舉，也規定了香港的政府將有高度自治權。我認為這些就是達成協議的目標，我希望看到這些目標得以實現。

問：你可否詳細一些講述除了選舉之外，還有什麼民主制度？

答：不，我不宜揣測、引伸或填補那些有既定協議的字眼的涵義。介乎現在與一九九七年之間，一切的發展都會是按協議的。聯合聲明中已說明一九九七年的情況會是什麼樣。由現在起到一九九七年這段時間內，有一件要事是一九八七年檢討的結果。我們必須等候這結果。

問：我想強調關貿總協定與香港政制的發展，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你可否解釋一下，為何你對改革與基本法可以銜接一事充滿信心。同時若公眾意見多數支持直接選舉，但基本法草案却不贊成時，你會怎樣做呢？

答：這問題內有些假設是不能在現階段或者在任何階段作出的。你說及大多數民意的前題，可能就是這樣。

問：我的問題是：你可否解釋為何你有信心二者必定可銜接。

答：我對銜接的重要性懷有信心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盡可能地瞭解意見，在草擬基本法時及在其他接觸點上盡量考慮各種意見，都是重要的。這樣才可以達到必須達到的政權順利交接的目的。我認為至今已令人鼓舞的程度上證明這個目的是可以達到的。我認為我們要繼續工作下去，務使實踐聯合聲明的初步工作可以一直持續到底。我相信若我們能沿用一貫的方法去做，便有充份理由相信可以令政權順利交接，而這是必須的。

問：明年年底，將會有一份檢討政制的報告，而綠皮書亦會於明年年底發表。這是否表示會確保某種的銜接，同時，倘若報告不同意直接選舉，香港如何去解決這問題，又如何去確保銜接？

答：在有關這件事的問題上，我只有不斷重覆相同的答案。綠皮書將於明年上半年發表，白皮書則隨後於明年底發表。在上述兩個階段，會一直考慮港人發表的意見。

我們暫時仍未可預期這些意見最終是怎樣的。目前明顯地意見紛紜，衆多的意見是否會趨於一致亦未定，將來可能仍會是意見紛紜。沒有人可預料結果會是怎樣。同樣明顯，處理這過程以及其他目前正在進行的過程的方式，都要使政權在一九九七年得到順利交接，這點相當重要。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銜接一詞是形容該過程的方法之一；尚有衆多其他方法可以形容這過程。必須明白的一個要點，就是意見分歧、莫衷一是，對於政權順利交接一事毫無裨益。因此，正如港督所說，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隨時都留意對方所關注的事情和意見，也留意香港市民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這又轉回到同一的處事方式了。

問：我想以英文，對不起，以中文發問，賀維爵士，你可否更為肯定地說，英國政府將如何評估香港的公衆意見。又假如出現分歧意見，我們又如何去尋找共通點？第二點，在作出決定時，英國政府的觀點會否受到中國政府觀點的左右？

答：我想要講的都講過了，實在不可能再加添任何新的東西。香港人要發表的意見，將透過新聞界、行政局的議員和立法局議員反映出來。香港政府將在我說過的兩個階段——綠皮書和繼之編成的白皮書——評估這些意見。在這方面，一如其他方面，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都會留意彼此，但亦留意地方和意見——不然的話，我們便是愚蠢不過了。

問：賀維爵士，根據你對香港的了解，你認為香港是否適合進行直接選舉？

答：我恐怕沒有聽清楚你的問題。

問：我把問題重覆一次。根據你對香港的了解，你認為香港是否適合進行直接選舉？

答：這是檢討將考慮的問題之一。我不會在現階段將個人的意見加入討論。在香港，有關的討論意見紛紜。

問：我想以中文發問。賀維爵士，剛才你說在直接選舉的問題上聽到很多不同意見。你會接納大多數人的意見，還是只會接納那些重要的意見？

答：我不認為任何人現在就能評論那些意見和甚麼人的意見才是重要的。我認為所有意見都要加以考慮。現時清楚的是公眾意見有着很大的分歧。我們不清楚在未來數月的辯論中這些意見的趨向會如何。有很多因素會影響公眾意見的趨向，而我現時不能說將來的結果會如何決定。這是進行政制檢討的人士的事。

新聞處長：我恐怕只能再問三條問題了，因為賀維爵士要趕着乘飛機。

問：賀維爵士，我想以中文發問。香港現時正處於過渡期，而現在發生大亞灣問題。你認為這問題是否對香港民意的一項打擊？第二條問題是，你認為這問題會否影響中、英政府在直接選舉步伐上的立場？因為有很多立法局議員認為立法局未能反映民意，故此他們要求有直接選舉。但亦有些人認為間接民選的議員在這事件中發言太多，故此認為直接選舉的步伐應該放慢。你對此事有何看法？

答：關於你問題最後的一點，我同樣不能表示意見。你用很有趣的方法歸納了香港兩種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從大亞灣問題上可能得到的教訓，是我們要以更急速的步伐走向直接選舉。但亦有人持相反意見。這亦正是我剛才說的，公衆在這問題有著分歧的意見。我認為大亞灣問題的處理，本身已顯示出香港政府及行政和立法兩局非常認真地注意到公衆對大亞灣核電廠安全問題的關注。這些關注應該加以考慮和坦白地反映出來。行政局議員訪問倫敦時，已將這些關注很坦白地向我們反映。英國首相亦對議員保證，英國充份明瞭它們對香港人的福祉應負的責任。我們曾不止一次地向中國政府表達我們的關注。我們有信心，大亞灣核電廠的興建、操作及管理會導致最高的安全標準。故此，我認為從處理大亞灣問題上，我們可了解到大家都已充份地和正確地透過現存的架構，以表達和考慮香港市民對此問題的意見。

問：我不認為你已回答了我的問題，我問的是大亞灣問題是否對公衆輿論的一項打擊。我亦歸納了輿論在直接選舉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在考慮選舉及在進行一九八七政制檢討時，你是否曾考慮到從大亞灣問題上汲取的經驗？

答：我相信我已回答了那個問題。

問：賀維爵士，我抱歉要作第三次發問。但我對「考慮我們的意見」一詞感到有些震驚。我簡直不能想像英國政府會不考慮我們的意見。但將意見予以考慮，可能只表示：「但我現正要問你，聽聽你的意見，若我說縱使香港市民的意見清楚表明贊成在一九八八年進行直接選舉，這說法是否正確？」

答：我想這問題的答案是，讓我再一次向各位讀一讀總結首相等人與立法局議員上月在倫敦會面時的一句話：「首相重申英國政府要在一九八七年進行政制檢討的決心，並保證從檢討作出結論時，會全面考慮香港市民的意思。」這是政府已作出和已紀錄在案的聲明，而現在的立場仍舊不變。

問：既然你不願回答直接選舉是否適合香港的問題，你可否回答一個一般性的問題，就是你認為直接選舉會否導致政黨政治，又政黨政治是否不利於香港？

答：毫無疑問，這會是一點。我知道有言論和作出總結的人士將予考慮的其中一點。我亦瞭解到，為何有這些言論，這定會是要加以考慮的一點。

問：你剛才說過中國和英國政府會透過聯合聯絡小組交換意見，確切地說，是甚麼分歧？關於那些事務？又兩方面會否有意見分歧？

答：我不清楚你的問題，在我剛才講及的一些結果中已有提及這些會討論過的課。例如處理航空服務所有會討論過的事項。但事實上我們在例如處理航空服務協及香港將來在關貿總協定中的地位等問題上達成了協議，這顯示了我們是有方法達成協議的。在這些問題上，起初是有分歧，但結果仍是可以達成協議。：：：哦，對不起，據我所知，這問題並沒有在聯合聯絡小組討論過。

問：從基本法草擬過程觀察所得，中國政府似乎正在不斷削減聯合聲明所載的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承諾。英國會否堅持執行聯合聲明的條文及精神，而不理會此舉可能損害中、英兩國良好的關係？

答：現時去評估基本法草擬的結果，實屬過早，因草擬階段還處於初期。正如我在剛才聲明中說，中國對基本法的草擬，採取非常嚴謹的態度。這對我們來說是一項鼓舞。另外使人鼓舞的是香港人亦有參與基本法的草擬工作。毫無疑問，英國政府對於聯合聲明的條款得以充份和忠實地執行一事，是非常重視的。而草擬基本法，正是執行聯合聲明其中一項步驟。為了取得和聯合聲明相符的結果，我們當然會繼續對基本法的草擬採取一貫和密切的關注。我們對這問題是甚為重視的。

問：你可否解釋「非常特別重視」的意思？究竟是什麼程度的重視？

答：既然雙方達成了一項聯合聲明，並列出雙方都同意的條款，那麼這些條款當然應該履行，這是很重要的。履行這些條款是多方面的工作，而基本法的草擬，是其中之一，這是一項重要的步驟。

問：昨天在蘇格蘭刊登了SIR JAMES CRAIG的某些不大合適的評語，請問外交部計劃怎樣減少這些評語對英國與沙地阿拉伯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對威爾斯親王及王妃下月往沙地阿拉伯的訪問，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當然，由於外交部的禁制，這些評語是沒有在英格蘭刊出的。

答：正如我上星期五在伯恩茅斯回答一個十分相近的問題時所說一樣，我們必須了解，在上述一類文件所載的意見，只屬文件作者的看法，而不代表英國政府的看法。此外，我們亦必須明白英國與沙地阿拉伯之間建立了鞏固的友善關係，並且不應在你提及的一類文件對這長久友好關係可能造成什麼影響這個問題上作出過份悲觀的結論。我們十分重視兩國間的關係，沙地阿拉伯政府也是一樣，我所能夠說的就是這些。